



我怎樣想和怎樣畫漫畫

我怎样想和怎样画漫画

华君武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我怎样想和怎样画漫画

华君武著

海人氏文術出版社

上海市打山路二弄二三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〇〇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精 1/25 印张 2 12/25 字数 36,000

一九六二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六月第三次印刷

印数 00,001—25,000

统一书号：T8081·5217

定 价 三 角

送给漫画初学者作参考

华君武
一九六二年三月北京

目 次

1. 寂寞无聊	1
2. 唐宁街头小景——拍快照的	4
3. 对影成四人、月落西山	7
4. 晦气的烏鵲	11
5. 美国月光曲	14
6. 总统的新衣及其他	18
7. 艾森豪威尔看病	23
8. 叶落而知秋	27
9. 独木桥上卖鸡蛋	31
10. 误入青春	35
11. 疲劳过度症、仓颉认字	39
12. 视力测验、我的书架、听相声?	43
13. 漫画记事本	48
14. 结束语	52

一 寂寞无聊

除四害运动里许多人画了许多有趣的漫画，如果再跟着别人跑，你画麻雀逃命，我就画耗子逃命，自己也感到没有意思。一张画不论成功或者失败，在立意上总不要跟着别人跑，当然在构图上也同样不要落在前人的窠臼里，否则只能证明自己的懒惰。

我决计不从正面去想，不从四害本身去想，我从和耗子有关的猫儿去想。我想猫儿要失业了，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邻家的猫儿赋闲了，只好铤而走险，偷走了我家的荤菜，咬死了别家的母鸡。如果去画猫的偷盗行为，给人看来，似乎对除四害有些发牢骚的嫌疑，何况有的猫儿原来就有些不务正业的。

我住的院子里，晚上常常有邻家的猫来聚会，很象过去我的家乡一带的乡绅，吃饱了饭总要到茶馆里去聚聚似的。猫儿一来就是四五只，毛色和大小不同自不必说，聚会时坐立的姿态也各不相同。有一只猫老是坐在屋顶上，我估计它是在“望风”的；有一只猫是爬在老杏树上，我猜想这是一只胆小的猫，准备有人来了可以拔脚先跑；另外的几只就分别坐在垃圾箱上，花丛里和墙角的石头上。猫儿是不是在开会我不知道，但从我的眼里看去它们象是在开会。至少它们之间存在着友谊。一天夜半，那几只猫又来了，那天晚上，它们并没有叫唤，大家坐着象是在想什么

心事一样。我要声明，我并没有带着什么不健康的情绪，只是从深夜月光下的静悄悄的院子里，几只正襟危坐的猫儿看到了一种寂寞的形象。

猫儿为什么寂寞我没有去推究它的原因，是不是寂寞也不是我可以调查出来的，但是我想没有耗子可捉的猫儿一定会寂寞的，我就画一张寂寞的猫儿吧。但仅仅猫儿的寂寞就表明不了是除四害的结果，因此加上吓麻雀的稻草人，这样就使画面不致单调，也使人更容易联想到除四害的结果上去。在这幅画里要刻划猫和草人的寂寞无聊的心情，我想不用加别的什么东西了。

我总认为画漫画的人一定要对生活有着广泛的兴趣，一定要



寂寞无聊

对许多事物加以观察，不仅对人，连猫儿也要去研究一下。中国画家画猫儿扑蝶也一定是经常在细心观察猫的形象动态的，否则猫儿的神气就不会那么生动。我也喜欢猫儿，我喜欢用人之心去猜度猫儿。比方说，小猫睡觉就和老猫不同，小猫睡觉常常是四脚朝天，我想这是小猫还没有处世的经验，它

沒有想到就在它鼾睡的时候，在它不远的角落里会跑出一只贼头贼脑的小耗子来，如果翻身去捉总是不太方便的。猫抓住了耗子，它并不马上吃掉，一定要舞弄半天，其实耗子看到猫，早已骨软筋酥、丧魂落魄了，它决沒有胆量来看看猫儿的雄姿；但猫儿却一定要摆出各种战斗的姿态，它低声在嗚咽，煞有介事地用爪子去打耗子，它站起来用前爪把耗子捧起来，象是要想法把吓昏了的耗子苏醒过来，以便使得耗子重新来看看吃它的究竟是何等威严的一只猫儿。一只吃饱了的猫儿就是一种爱理不理的神气；一只餓了的猫儿就会用身子擦着人的小腿作出献媚的样子。一只猫儿也就使我得到这么许多东西。这种东西对画漫画是十分有用的。

如果我们看到猫，就想这不过是一只猫；看到一个人，就想这不过是一个人；看到一条驴就只想到是一条驴；……那就很难发生艺术的想象；沒有想象也就沒有了艺术。从猫的身上可以看出有拟人的性格，从有些人身上也可以看出象鲁迅所说的有一种驴的气息。中国人说黔驴技穷，如果拿来比拟西方的原子讹诈不是很确切么，那些总统和国务卿之流岂不是又具有驴的性格么？如果画他们的暴跳如雷，用后蹄踢人，我想也不算冤枉他们的。

如果在我们的脑子里只有抽象的猫和人，那么在我们的作品里也必然是些概念的猫和人。这种观察在我来说是经常注意的，有许多画的构思是从中得来的。

二 唐宁街头小景——拍快照的

有一天，我从文化部开出来，在马路边上看到一个露天拍照的。拍快照的很多，但是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个拍快照的墙上挂着好大的一块布，布上画的是天安门，离开这个假天安门不远，就是真的天安门。

照相馆里都有画的布景片子，有的是亭台楼阁，有的是山水名胜。要照相的人愿意自己处在一个美丽的环境里，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无论在北京的北海、杭州的西湖、南京的玄武湖等等名胜古迹地方，照相的人特别多，就足以说明。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那些风景优美的地方去，因此他们愿意在一张假的风景里拍一张照，尤其人们在首都的天安门前拍一张照片，就更加有意义，人们对于天安门的爱也是对祖国、对党和对毛主席的爱，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去天安门拍照，在一张天安门布景片前拍一张照这也不值得去讽刺，也不应该讽刺。

不过在假风景前面照相这件事情的本身是有趣的。明明布景是假的，但是去照相的人却想把它当作真的；照相的人也知这是假的风景，但是他宁愿以假作真。在照片里似乎人是在真的风景里，实际人是在假的风景布景前面。这就有了矛盾，真和假的矛盾，真实和虚构的矛盾。大概在民国初年，那时候很多的妇女是

并不识字的，但是他们在照片里总是被拍成手不释卷的样子。我的姑母就有这样的一张照片，她原来是一字不识，可是在照片里，她斜倚在一张湘妃榻上装作看书的样子。后来我发现了姑母有这样一张照片就感到有趣极了，不会念书的姑母，经过照相就变成会念书的姑母了。从此我对照相馆就特别不怀好意，我总是去注意照相时的一切。我注意到，具有无上权威的摄影师要人站在假风景中，或是装作看书的样子，或是装出不自然的笑脸，抬头侧面，眼睛睁大盯着镜头，其结果，在许多照片里的人的神情就难免显得尴尬、滑稽、可笑。我认为这些体会对画漫画的人是有用的。

现在把话扯到正题上来。有一天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麦克米伦要借美国导弹来维持大英帝国的大国地位。我们不必讨论大国地位是否由导弹决定这件事，可是要借别人的东西来充阔老



唐宁街头小景——拍快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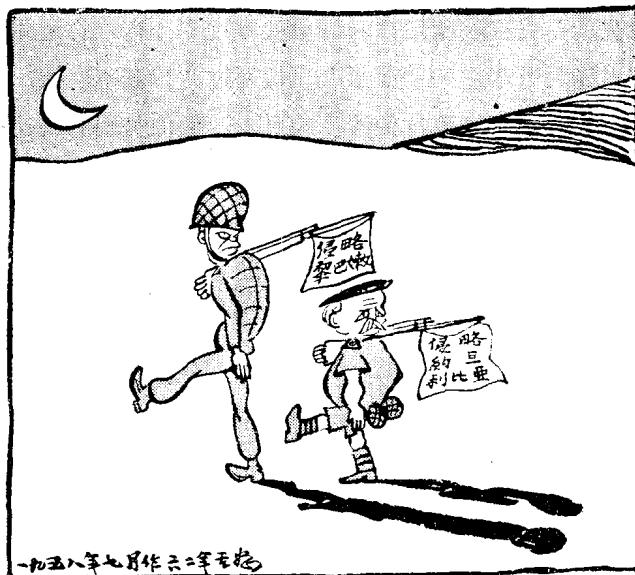
也就大大值得讽刺了。明明大英帝国已经失去了大国地位，偏偏要装作有个大国地位；明明大英帝国沒有导弹，偏偏要充作有导弹；借了美国导弹好象有了大国地位，实际上还是沒有大国地位。现在要去暴露麦克米伦内閣那种虚假的大国地位，这就构成了一张漫画的好題材。

这使我联想起在假风景前拍快照来了，美国的导弹不正是麦克米伦所喜欢的假布景吗？把麦克米伦这位英国紳士裝腔作勢地站在那里拍一张快照，不是很好吗？在哪里拍呢？就在唐宁街头去拍吧！在这里我当然毫无讽刺照相的人们之意。任何的比喻总是跛脚的，采用比喻也只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有其相类的某一点，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其相同之点。画漫画的只能抓取这一点，因而拍快照的同志们尽管可以去拍快照，也绝不会因为拍了快照就会被人叫作麦克米伦的。

也许有人要问，怎么把这件事和拍快照联系起来的呢？我想沒有别的办法，只有自己的脑子里要有比较多的儲蓄，这就是觀察生活的积蓄，然后才能应付裕如。如果手头很拮据，当你看到那样好的讽刺材料时，只好干瞪眼。生活是多方面的，有直接觀察的，也可以有间接的生活。从其他的艺术作品里，甚至于一张照片里，也都可以来丰富我们的创作。

三 对影成四人、月落西山

我并不懂得诗词，但是我喜欢中国的诗词，除掉念诗时感到的节奏和音韻的乐趣外，诗人创造的那种美的境界更给我一种莫大的享受。从一两句诗里，甚至一两个字里，我惊叹诗人是这样精炼地刻划出人物的感情和神态。可惜我的古文底子太坏，许多诗和词还看不懂，有时只好囫囵吞枣。但是只要看懂了，或者别



对影成四人

人讲后听懂了，就会感到其味无穷，象是得到一种滋养。

中国历来是讲究诗和画的关系的。我过去曾狭隘地理解这只是中国画的特殊需要，其他的画似乎是和诗没有什么关系了。诗和画的关系，不仅仅是哪一种画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一个画家的文艺修养问题。就以漫画来说，从诗里也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比方说，许多诗里都咏月亮，晓月和残月，满月和缺月，春天的月亮和秋天的月亮；在不同条件下的月亮，诗人用不同的感情去描写。“月上柳梢头”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月亮，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描写，对画漫画的就大有启发作用。1958年美英帝国主义侵略中东，在全世界处于极端的孤立，敌人的孤立说明了世界人心的向背，漫画去表现敌人的这种孤立就很有意思。在想怎样画这幅漫画时，诗词里描写孤独的意境在我脑子里出现了，首先就是月夜。欧阳修的诗里就写过“今宵谁肯远相随，惟有寂寥孤馆月”；李白的“独影”里也写过“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从这里又想到阿拉伯沙漠的月夜，那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阿拉伯沙漠中的孤独，只有他们的影子在跟着他们进军，在画里，残月和影子可以烘托帝国主义的孤立景象。李白的诗句“对影成三人”，也帮助了我想出漫画的题目“对影成四人”。本来已经够少了，加上影子也不过四人，就显出美英帝国主义在侵略行动中的孤立来。

最近的一幅画“月落西山”，是画美国黄金外流美金贬值的。美元——美国的月亮，在“自由世界”里，它的权势是多么逼人！它可以收买多少软骨头，它可以奴役多少人，它可以收买多少国家的主权！然而现在，它的黄金时代渐渐地过去了，它在衰败中，这就是我想画的主题思想。那两天正在看“宋诗选注”，曹勋的诗

“望太行”的开头两句：

“落月如老妇，苍苍无颜色”，就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另一位诗人张汝的诗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和上边所说欧阳修的诗都吟出了月亮的多情，而曹勋却把苍苍的落月比成了老妇。诗的这种描写手法，何尝不是漫画所需要的手法？一块圆圆的美元也正象一个月亮的形象，因此就创作了

“月落西山”这幅漫画。

在这幅画里，我强调了黑夜月落，苍白的月亮下山了，表现金元在没落中，它的无可奈何的凄凉。这张画没有画好，原因是我没有画好比拟西山的美国摩天楼，因而月落西山的那种情调并没有表现出来。

一首诗或一首词，短短的几句，写景写情是那么的生动细致；我没有能力去作诗，但是诗的这种描写方法，大可举一反三，好好揣摸一下。这里我不禁想起辛稼轩的一首西江月的后半段如何去描写一个醉汉。词曰：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只是四句就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醉汉，他刻划出一个醉汉眼



月落西山

里的松树已经有人的性格，醉汉看到松树活象一个人。其实，在现实生活里我们看到的有些松树，不也具有象人的姿态么，否则，我想在中国的许多名山里，也不会把松树冠以“五老松”等等的雅称了。在现实生活里，当醉汉听到别人说他喝醉的时候，他一定硬说自己沒有喝醉，因此松“要来扶”他的时候，他就“推松曰：去！”，诗人观察醉汉可谓入微了。我想如果我画醉汉，只是画他头发蓬松，拿着酒瓶倒在地上，这不用我来画，在现实生活里谁都可以看到的，那就远不如这里的描写动人和深刻。艺术不同于生在此，为什么看了昆曲里的“醉皂”要叫好，其原因也在此。这种手法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四 晦气的烏鵲

因为工作关系，近几年来常碰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美术家，我们除掉谈艺术的问题以外也谈到一些其他的问题。有些谈话是互相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有不少问题是谈不通的。有一次我陪一位英国画家到外地去，在重庆的机场上，那位画家突然问我：在中国，假如一个人，他不和人结婚而和人同居，你们对他采取什么态度？我回答说在旧中国有这种情况，但是在新中国我还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那位画家又逼着我说：假如有这么一个人和你在一起工作，他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将怎样来对待他？我的答复是劝他结婚，因为既然相爱了，双方都应该严肃地对待恋爱和结婚；两个人还不准备结婚就同居，可见恋爱观还有问题。那位英国画家听了大为惊奇。他说这有什么问题？接着哈哈大笑起来。因为要上飞机了，我们的谈话也就停止了。去年我到英国去，看到了这位画家，果然是位同居主义实行者。这大概也是属于“自由世界”中“自由”之一例了。

也有另外的画家，他们不太相信我们绝大部分的美术家都有职业；有的人也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批判画家的名利思想。在他们看来，正象在我们旧社会常常听到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人不为己是要天诛地灭的”。他们有的是将

信将疑，有的就根本不相信我们所说的。我常常想，因为阶级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因此也就沒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世界观，而他们却不理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些美术家



晦气的烏鵲

“从我們鶴族來看，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脚步，这完全是一种騙人的事件。”

是在資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教育影响下的艺术家，他们究竟还不是资本家，更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因此我们要爭取他们，团结他们。但是每当和这些人谈话以后，终不禁要想起“夏虫不可语冰”这句话来。夏天的虫子怎么会懂得冬天的冰雪呢？在資本主义教育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怎么能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所作出的翻天复地的改造世界的事业呢？

最近，党的八屆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公布了。它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看到全国人民在党的总路线的引导下继续跃进。比起資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来说，我们的工农业发展速度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而他们，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和敌对分子，却象一群疯狗一